今日無話可說

人與事

郎行昕江

鄭拾風是我國著名的崑曲編劇和雜文家。他生性幽默風趣，文筆犀利，一針見血。解放前，鄭拾風在上海某報當編輯，負責主持「每日一議」這個欄目。這個欄目主要針對政局和世情民風發表議論和看法。

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，馬敘倫參加了上海各界人士，舉行的反內戰示威遊行，並被推爲請願代表，奔赴南京。馬敘倫一行，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，遭到了特務的圍攻。馬敘倫被特務打成重傷。這就是震驚中外的「下關慘案」。

慘案發生後，國民黨中央社發出統一新聞稿，嚴令禁止各報記者採寫報道，議論此事更要遭到壓制。鄭拾風主持的欄目「每日一議」，沒有收到任何稿件。開天窗吧，鄭拾風又覺得對不起讀者，也對不起新聞工作者的良心，經過再三斟酌，鄭拾風在「每日一議」欄目寫下了六個大字：「今日無話可說！」

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中國內地掀起了一股女明星外嫁的風氣，且有記者跟蹤報道，一時間，好不熱鬧。鄭拾風用他一貫犀利的筆鋒，幽默的筆調，在《過熱的「外嫁」》中寫道：實力不在觥籌交錯中，或者外交命令中獲得。實力要靠自己發憤自強，好自爲之。因比，我個人對這種「熱點」宣傳不感興趣。渲染讓別人渲染吧，我們最好是冷靜反思。

鄭拾風認爲，女孩嫁個外國人，就硬扯到「國際友誼」，「世世代代友好」上去，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鄭拾風不僅寫文章幽默風趣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是一位幽默風趣的人。他曾跟他的老朋友紀宇說：許多人都愛說死後去見馬克思，我從來沒敢說，也不敢去見。馬克思是語言大師，會講二十餘種語言，但他不懂中文。而我除了中文，不懂任何語言，去見馬克思有語言障礙。恐怕那地方也沒有中文翻譯，不能交談。再說，若馬克思問我：「你讀了我多少書？」我愧不能答。敢說去見馬克思的，絕非酒囊飯袋，碌碌之徒。所以我從來不敢說去見馬克思。

老朋友紀宇爲之傾倒，多年以後，曾撰文記錄過此事。鄭拾風的幽默風趣由此可見一斑。

王冶秋和《青城山上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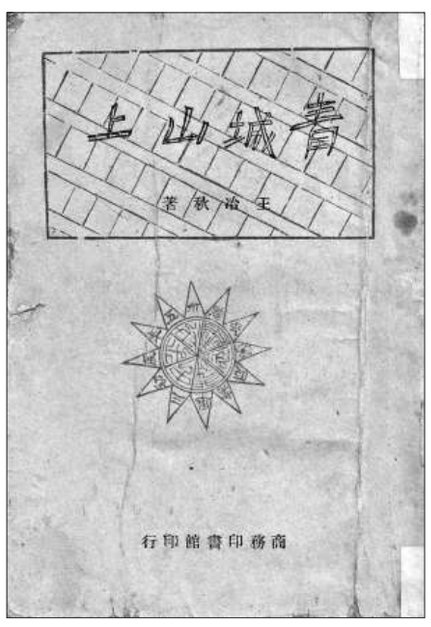
醉書亭

許定銘

安徽霍邱人王冶秋（一九〇九至一九八七）是我國文物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，他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，國家文物局局長和顧問，給人的印象是位考古文物專家，事實上他還是位教師和文學家。王冶秋一九二三年到北平讀書時認識魯迅，十分推崇他的《阿Q正傳》等小說，是魯迅的崇拜者之一；後經常以書信與魯迅來往，成爲他的好友，受魯迅影響，加入未名社及「左聯」，著有《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》和《琉璃廠史話》等書，比較少人知道的，是他還寫過小說集《青城山上》。

《青城山上》是重慶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四年初版的，我的這本是一九四六年的上海版，約九萬字的短篇小說集，收《她》、《青城山上》、《走出尼庵》和《沒有演過的戲》四篇。

王冶秋在《後記》中說他自己是個「固執」而求「眞實」的人，因爲過度追求「眞實」，寫的東西每個細節都要求很高，因而寫得甚少。但，讀過《青城山上》後，我卻覺得他是個浪漫的人。除了《沒有演過的戲》寫抗戰期間，某小鎮中官民的混帳外，其餘三篇寫的都是烽火歲月中的愛情故事，而且都寫得細膩、深入，對小說中時空的轉換，人物衣着、動態及景物的描寫都很關注，尤其《走出尼庵》，用男主角柳明，女主角李靜兩條平行主線分敘的演述，在一九四〇年代的小說中是不多見的。



古詩裡的秋天

文史叢譚

馬承鈞

「一層秋雨一層涼」，讀古詩，總覺得先人多有一種「悲秋」的心境，所謂「秋日淒淒，百卉具腓」、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」，好像秋天就是蕭瑟、衰敗的代名詞。《詩經・鄭風・蘀兮》云「蘀兮蘀兮，風其吹女……蘀兮蘀兮，風其漂女」，翻成白話就是「落葉哦落葉，秋風吹你……落葉哦落葉，秋風颳你」，氣氛是無奈和淒涼的。大詩人屈原《九歌・湘夫人》裡有「裊裊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」句，說瑟瑟秋風吹來，捲起洞庭的漣漪，枯葉隨風飄落，不難體察這位連遭厄運的政治詩人的滿腹悲憤，淒涼秋色與作者失落的心境膠合了。說起「悲秋」的詩，更不能不提有「秋思之祖」之稱的元人馬致遠那首《天淨沙・秋思》了：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，寥寥數語將天涯遊子的秋愁刻畫得淋漓盡致奪人心魄，讀之，誰能不肝腸寸斷？

被毛澤東譽爲「一代天驕」的漢武帝有《秋風辭》云「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難歸」，端的是氣勢不凡，但落腳點仍離不開「草木黃」、「雁難歸」的「悲秋」情結，缺少「人定勝天」的豪情。而曹操次子、漢文帝曹丕《燕歌行》裡「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爲霜」，簡直連劉徹也比不上了。再讀隱居山林的陶淵明《酬劉柴桑》中「櫚庭多落葉，慨然知已秋」，王維《山中》「荊溪白石出，天寒紅葉稀」，杜牧《齊安郡中偶題》裡「多少綠荷相倚恨，一時回首背西風」，辛棄疾《昭君怨》中「落葉西風時候，人共青山都瘦」，陸游《秋波媚》裡「秋到邊城角聲哀，烽火照高台」，柳永《八聲甘州》中「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」……無不流露出「自古逢秋悲寂寥」的況味來。

古代文人墨客的「悲秋情結」，是與古代社會的大氣候及其個人處境、閱歷與心境分不開的。李白的《子夜秋歌》就極富代表性：「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搗衣聲。秋風吹不盡，總是玉關情。何日平胡虜，良人罷遠征。」唐人抒情詩中「衣」字多見，本詩含義深刻：秋月將長安城映成一片銀色，不盡的秋風颯颯吹來，猶聞此伏彼起的搗衣聲，那是思婦們在想念出征的男人啊！秋風、明月、麗人、搗衣聲……眞乃「聲聲搗秋月，腸斷盧龍戍」，這情景能不令憂國憂民的詩人心碎麼？王維的《秋夜曲》更是一首「借題發揮」的典型「宮怨」詩：「桂魄初生秋露微，輕羅已薄未更衣。銀箏夜久殷勤弄，心怯空房不忍歸」，作者委婉訴說在秋露初生的深秋之夜，宮女身着薄薄的絲綢卻不肯更衣，深夜了還在彈琴，爲什麼？打發空守閨房的孤寂呀！王維看似明寫宮女實則在寫自己，他借宮女的「心怯空房」狀自己的懷才不遇仕途不暢，讀來令人「戚戚然」矣！

《登高》乃詩聖杜甫的名篇，其云：「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」這是公元七六七年五十五歲的杜甫在夔州（今重慶奉節）重陽日登高時的「詠嘆調」。杜甫目睹一派精美的秋色，卻又攪起絲絲悲秋之怨。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雖然意境曠遠，卻也暗喻韶華易逝壯志難酬；詩人登高遠望，卻想到自己年老體弱流落他鄉貧病交加，國難家愁積一身，蕭瑟秋風裡更顯沉鬱悲涼……自然界的秋與作者心靈的秋渾然一體了，難怪後人稱其爲「古今七言詩之冠」（南宋胡應麟《詩藪》語）。杜甫詠秋詩多哉，其《月夜》云：「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長安。香霧雲鬢濕，清輝玉臂寒。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」，用反面入題，遙想遠在鄜州的妻子秋夜對月「獨看」，寄託自己對親人的苦苦思戀；而《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》中「八月秋高風怒號，捲我屋上三重茅」更是揪人心魄，結句「嗚呼！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」，詩人的悲壯與高貴氣質躍然紙上！

如果因此就認爲古人只會「悲秋」，那就錯了！古代詠秋詩中也有顚覆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淒涼意境、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新之作。唐初青年詩人王勃《滕王閣序》中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一句，詞采絢麗氣勢豪放，寫絕了壯美秋色，堪稱千古名聯！詩豪劉禹錫《秋詞之一》中「山明水淨夜來霜，數樹深紅出淺黃」，凸顯秋色的鮮艷，別有韻味；戎昱《戲題秋月》裡「秋宵月色勝春宵，萬里霜天靜寂寥」，引人入勝氣勢不俗；蘇東坡《贈劉景文》中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」，說金秋豐收景象才是一年中最難得的「好景」，不愧神來之筆！讀杜牧的《山行》：「遠上寒山石徑斜，白雲生處有人家。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，詩人被深秋山色迷住了，留連忘返，悟出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這樣有趣的哲言。霜葉所以紅於春花，源於風霜考驗，讀之催人奮進。楊萬里的《秋涼晚步》也大有新意：「秋氣堪悲未必然，輕寒正是可人天。綠池落盡紅蕖卻，荷葉猶開最小錢」，他勸人們不必爲秋氣悲哀，有點寒意不正涼爽宜人麼？池塘荷花雖落，新長的小葉正如銅錢般可愛呢！

最讓人蕩氣迴腸的，還是劉禹錫《秋詞之二》了：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。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宵。」此詩無論思想性、藝術性均獨樹一幟堪稱詠秋極品！作者當時官場失意前程無着，又逢「悲秋」，卻沒有半點沮喪氣餒，「我言秋日勝春朝」，他心中對未來充滿着光明與希望；「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霄」，兩句情景交融虛實結合，秋高氣爽中平添積極向上奮發進取的豪邁，給人以強烈的心靈震撼與天地美感，令讀者的「詩情」也隨着那白鶴直上「碧霄」，堪稱千古傳誦的秋之「絕唱」了！

健筆一枝居上游

——馮沅君譯事一瞥

燈下集

鄭延國

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及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，有一位十分了不得的巾幗英雄，此人名曰馮沅君，哲學家馮友蘭之嫡妹是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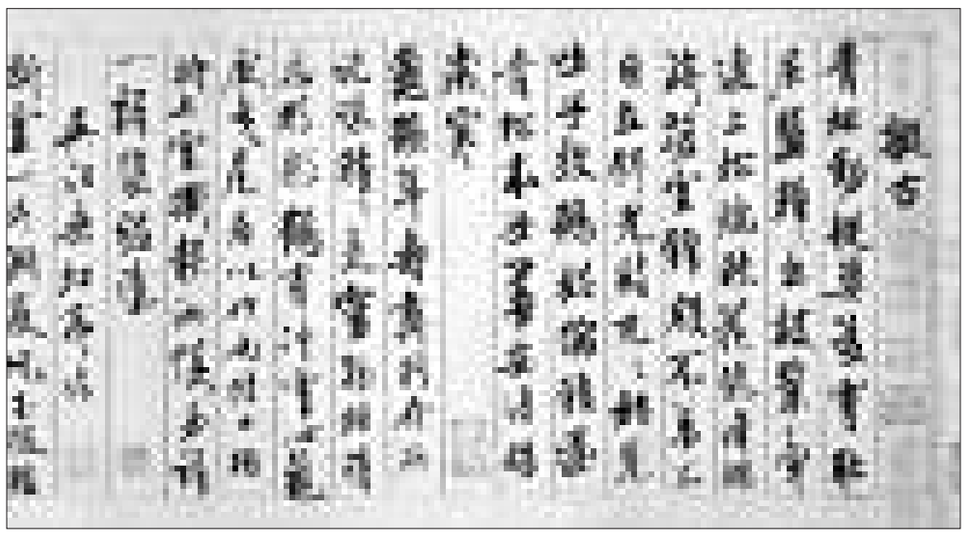
七十八年前即一九三二年的一個夏夜，馮沅君從上海靜悄悄地登上駛往法蘭西的一艘郵輪，開始了她的留法之旅。她與翻譯的瓜葛亦隨之而至。留法期間，她曾與戴望舒、李健吾等人接觸過馬、恩學說，並對馬、恩著作的法譯本有所議及，或嘆服行文的流暢，或惋惜用詞的疏忽……

三年之後，摘取了文學博士桂冠的她，立即返回祖國。行裝甫卸，即投入終其一生的教育事業。緊張的教學之餘，她依然鍾情譯事，或走筆譯文，或握管譯詩，時有佳作問世。惜乎其時兵燹頻仍，有不少譯稿毀於戰禍，竟至現存的譯文僅剩兩篇，翻譯的時間大約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。其一爲《新法國的文學》，原作者乃Dumont Wilden。其二爲《法國歌曲的價值及其發展——〈法國近代歌曲選〉導言》，是譯附有一短跋，記述了翻譯的緣由和經過：「而今，兵事仍急，歸家不得，羈囚在小城裡（四川三台），將這部書的導言（我初讀時感到趣味的部分）譯出來排遣長夜。」

至於譯詩，亦僅存六則，如雨果的《播種的季節・薄暮》、Vacaresco的《他曾在這裡走過》、杜朋的《雙牛吟》等。無論是譯文還是譯詩，無不彰顯出譯者不同凡響的表達技巧和剪裁藝術，眞可謂「健筆一枝居上游」。（馮沅君讚李清照語）

尤其可貴的是，譯詩大都附有譯者按語。這些按語多從比較的視角，對所譯法文詩歌與中國古代詩歌相似的特色進行了點評。馮先生行文簡練，惜墨如金，然則讀來，令人頓生寓意深遠，字字珠璣之慨。如《我曾漫步》的按語爲「它（原詩）的情調頗似古樂府中的吳聲歌，而每章都以『在這新季節』諸句作結。這種反覆詠嘆的格式在中國詩歌中，自詩經的《邶風・桑中》等篇以下，也極習見。」《一天早上我起來》的按語爲「它（原詩）形式則頗似所謂『頂針體』。在中國的詩歌中，有不少名篇也採用這種形式，如詩經裡的《文王》與《既醉》，樂府裡的《飲馬長城窟行》與《西洲曲》，五言古詩裡的曹植《贈白馬王彪》與謝靈運《酬從弟惠運》皆是。」《人民頌》的按語則又是另外一番天地，譯者云「讀這類作品，我們會看到個前途光明的新興人群，且不免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之感。詞不達意之外，未能完全保留原作的旋律，我因此感到難言的歉仄。」前兩首譯詩和按語發表於三十年代末，兩則按語分明展示出，馮沅君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當之無愧的首開先河者。後一首譯詩和按語刊布於四十年代末，寥寥數字的按語，足可令我們領略一位飽學之士虛懷若谷的謙謙之風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後，馮沅君以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爲主業，其與夫君陸侃如合力撰著的《中國文學簡史》被人譽爲文學界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，曾被國家外文局先後譯成英文和捷克文流播於域外。「文革」中，她和衆多的儒林翹楚命運與共，深受動亂之苦，不幸於一九七四年去世。馮沅君集豐厚的學識、睿智的思維和力透紙背的筆墨功夫於一身，既未能目睹「四人幫」受到剪除的「大快人心事」，又未能與倖免於難的志士仁人一道賡續改革開放後的學林盛舉，實在是一樁令人扼腕嘆息的辛酸事啊！



詩歌及其書法：中華文化的瑰寶

紅白豆乾

飲食男女

彭忠富

「紅白」是地名，就是川西什邡的紅白場。在全國來說，純粹以顏色作爲地名也是非常少見的，相傳大禹就出生在紅白鎮境內的木瓜坪。「豆乾」就是豆腐乾，四川人一般叫做豆腐乾兒。這樣的兒化音由四川人嘴裡說出來，帶點俏皮又帶點風趣，甚是悅耳。

紅白鎮屬於山區，鎣華山、九頂山山高林密，翻山過去就是茂汶藏羌之地。紅白山民喜種黃豆，田邊地角、房前屋後都可，這在整個川西都是慣例。黃豆命賤，根部自帶氮肥，只要有陽光、空氣、水和適當的農家肥，黃豆就可年年豐收。黃豆營養價值高，過去作爲粗糧一般拿來做豬飼料，也有磨成豆腐的。豆腐號稱植物肉，是保健佳品。川菜中有很多關於豆腐的名菜，諸如麻婆豆腐、水煮豆腐、熊掌豆腐、豆腐包子此類，不一而足，也是家家主婦的拿手菜。進入臘月，豆腐還可以製成紅豆腐，裝豆腐香腸，這些更是家家戶戶離不了的年貨。

以前鄉下家家戶戶都有一扇石磨，用來推豆腐、涼粉改善生活。紅白山區水質清醇甘冽，水爲豆腐之魂，水好自然豆腐就好了。紅白豆腐色白質嫩味鮮，形如羊脂白玉，聞名川西。豆腐好是好，可是保鮮期太短，在沒有冰箱的前提下，過幾天就變質了。還是我們的先人們腦子靈光，他們改良了製作豆腐的工藝，把豆腐製成豆腐乾，這樣一來保質期就大大地延長了。其實菜市場上有很多無名豆腐乾，像蔬菜一樣擺在那裡由人挑選。作爲聲名在外的休閒小吃，紅白豆乾是不屑與菜攤爲伍的，那樣只會降低產品的聲價。包裝後的紅白豆乾大都進了超市，散裝的紅白豆乾大都批發給小販，讓他們走街串巷叫賣。一輛自行車或者摩托車，後架上固定着一個正方體的鋁皮盒子。小販們邊走邊用電喇叭吆喝：「買紅白豆腐乾，五角錢一塊。」我所居住的城市和紅白鎮隔着幾十里遠，可是每天小販吆喝買豆乾的聲音總是不絕於耳。我也曾經買過幾回，小販掀開鋁皮箱子，裡面挨挨擠擠地碼着很多豆乾，五香的、麻辣的、滷味的和本味的都有。紅白豆乾色香味美、細嫩柔韌、麻辣芳香，吃在嘴裡挺有嚼頭，用來佐酒倒是不錯。

小販們如此長年累月地免費宣傳，紅白豆乾想不紅火都不行。紅白豆乾這麼火，除了營銷方式，跟它的製作工藝還是有很大關係。有些秘方至今仍保存在商家手上，外人無從知曉。製作過程大致如下：先把煮漿過濾和點漿後所得的豆腐半成品裝入木屜，用千斤頂擠壓，力度適宜。接着用烘乾設備烘烤，採用一口燒本地無煙煤的爐灶，上邊加一塊鐵板和一層鐵絲網作間隔，以防止直接燒烤。在烘烤前，用精鹽先抹豆腐平面，使其入味；採用漢源大紅袍對口花椒增添香味。烘烤後，若要加工成「五香豆腐乾」時，再入鹵鍋收煮。

由於在磨漿、煮漿、過濾、點鹵、壓製成型、烘烤和鹵製等過程中，嚴守質量要求，按照家傳秘方操作，紅白豆乾始終保持了一種特殊的風味。是不是紅白豆乾？食客們只要聞一聞，就知道眞僞了。

十記耳光

域外漫筆

李成林

去古巴薩爾瓦多旅遊，老袁改不了耿直的臭脾氣，像在國內一樣，喜歡多管閒事。

一天，老袁興致勃勃地參觀薩爾瓦多的大街小巷。在一條小巷裡，老袁碰上了一大群人，在圍觀什麼。他很好奇，湊了過去。這一湊不打緊，老袁看了大爲光火：一男子正狠狠地搧一女子的耳光。圍觀者不僅不管，反而幸災樂禍，評頭論足。老袁向來行俠仗義，血氣方剛，好打抱不平，上前一把把男子推了一個趔趄，用手指着男子的鼻子，大聲訓斥道：「你是不是男子漢？當着這麼多人欺負一個女人。有種的話，衝我來啊！」老袁把拳頭捏得咯吱響。男子驚呆了，圍觀的人怔住了，連挨耳光的女人也不知所措。老袁毫不在意，晃着拳頭，滿臉憤怒，繼續大聲地呵斥着男子。

大夥兒見中途殺出了一個黃皮膚的程咬金，且說的話，他們一句也聽不懂。圍觀的人面面相覷，男子莫名其妙。過了好一陣子，男子見一個陌生男子護着女子，哪能忍受這樣的屈辱，瞪着血紅的眼睛，擺開架勢，準備應戰。但圍觀中有人看見老袁揮舞的拳頭，氣急敗壞的手勢，以及憤怒的情緒，覺得裡面一定有文章，拉住了男子。畢竟，他們面對的，是一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。一長者吩咐一小伙子，趕快去警察局報案。老袁牛高馬大，護在女子前面，顯然激怒了男子。男子也是不好惹的，非要和老袁較量不可。老袁既然管了閒事，那肯示弱。兩人劍拔弩張，一觸即發，好在圍觀的人死死地拽住了男子。

長者上前，用手比比畫畫，嘴裡不停地解釋着。可老袁聽不懂，以爲他向着男子說話，皺着眉頭，不理會他。長者，唉聲嘆氣地，無奈地聳着肩。正鬧得不可開交，警察趕到了。警察把老袁和男子都帶到了警察局。男子嘰裡咕嚕，和警察解釋一通。警察做了筆錄，放了他。老袁見警察不追究男子責任，還放了他，很不解氣，上前要抓住男子。警察攔住了老袁，示意他坐下。

不久，一位懂漢語的警察過來了。老袁把事情的經過從頭到尾，詳細地敘述了一遍。懂漢語的警察，開始是吃驚，繼而好奇，最後是哈哈大笑。他把老袁說的事情，翻譯給其他警察聽。其他警察也開心地哈哈大笑。老袁想：毫無同情心，什麼警察嘛！強者欺負了弱者，他們還能笑得出來。那位懂漢語的警察說：「袁先生，你剛才無故攪亂了人家的離婚儀式。」老袁以爲自己聽錯了，男子不是明明在打人嗎？怎麼可能跟離婚扯到一起呢？警察說：「在敝地，有這樣的風俗，夫妻的感情一旦破裂，去管理處登記後，買一頭牛宰殺，請雙方親戚朋友聚餐。吃完飯，夫妻雙方面面相視，各自打對方十記耳光。其用意是：記住最後的痛苦。禮畢，他們就算離婚了。您剛才看見的，是人家夫妻在舉行離婚儀式呢！」老袁目瞪口呆，世間還有用打耳光來舉行離婚儀式的啊?!

「拒絕被同化」

文化什錦

樂朋

內地十七歲的無錫輔仁高中學生張旖天，以一篇頗具魯迅風骨的《我們執筆的意義》，在第二屆「魯迅青少年文學獎」大賽中奪冠。

讀罷她的獲獎作文，我既驚訝，又高興。驚訝的是，一個九十後小女孩，文章寫得如此漂亮，而且有深度；高興的是，在現行教育體制下，小小年紀的她不盲從，不迷信，表現出思考的勇氣，魯迅精神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傳承和光大！作爲半個小同鄉，我欣慰之至。

坦白說，對八十後、九十後的「小字輩」，我原是有些成見的。我以爲，功利、浮躁的學校教育，不但使他們失去了童年的許多樂趣，尤其受那種整齊劃一的「標準答案」影響，他們已變得麻木，只知娛樂，不會思考了。他們與魯迅、與魯迅雜文，有太多的隔膜，很大的距離。於今，張旖天的出現讓我放棄了偏見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江山代有人才出。魯迅還活着，他在看着我們這個時代，在滋潤着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心靈。

有記者在採訪中問張旖天：「如果給你兩個選擇，一個是聽話的高考狀元，另一個是現在的你，你會怎麼選？」她不假思索、乾脆利落地回答：「我拒絕被同化！」

「拒絕被同化」，好精彩的話語！在打壓異端成習慣，一窩蜂、隨大流盛行的當下，公開申言「拒絕被同化」，凸現了張旖天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境界。魯迅當年曾有這樣一句自白：「我寧可向潑辣的妓女立正，卻不願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。」（《且介亭雜文二集・「京派」和「海派」》）對「叭兒狗文人」報以輕蔑、唾棄。放眼於今，不但有用下半身寫作的「文人」，而且有「雷語」連珠、媚態可掬的「專家」，以及自以爲權力盡操於手而頤指氣使、「通吃」八方的官爺。他們一面偷偷地掩藏自己的私慾、灰色利益，一面又惺惺作態地標榜着動聽的口號、宏偉的使命，麻痹、欺蒙世人。他們厲行「同化」，「同化」人的思想，「同化」人的情感，乃至「同化」人的語言、習慣。其結果，便是全社會的千人一面，萬口一腔，什麼都呈雷同化。這種思想文化的「同化」局面，似乎很穩定、很和諧，實質上卻是一潭死水的沉悶，是創造能力的停滯乃至墮落。刻意追逐「同化」，與我們要培養拔尖人才、建設創新型社會的願望，大抵是南轅北轍。

「拒絕被同化」的張旖天，不在乎老師的表揚，也不怕考試得不到高分，甚至連高考「狀元」都不要，她是年輕人中的「另類」——「只有懂我的人才會欣賞我」。據說她的夢想是當作家，一個像魯迅那樣的作家。她對現實的思考，也帶些魯迅式的冷峻：許多年輕人「失去了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，失去了質詢課本的勇氣，失去了作為國家頂樑柱的責任感」，「囁嚅着退進了這個社會以教科書為界，為他們畫下的思想牢籠裡，木然重複師長的話：『書上這樣寫，自然這樣做，哪裡有什麼為什麼。』」（《我們執筆的意義》）一個中學生對現行教育體制弊病的批判，是這樣深邃、眞切，勝過不少「師長」，那些常常迎合「被同化」的人們，不該感到羞恥嗎？

選擇在自由思想和寫作，這是張旖天的自由和權利；但是，「拒絕被同化」的她爲此而付出的生活成本也很高，她的作家之路免不了波折、艱難。看看魯迅被「呈請中央通緝」，「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，總算黨恩高厚」（《且介亭雜文二集・後記》）的情形，即可知作家這碗飯不好吃；套用一句廣告詞：雜文有風險，入行須謹慎。小同鄉張旖天，你可有思想準備？不過，我等弄筆的人，倒該學學張旖天，想想「執筆的意義」，好好思索一下：怎樣「拒絕被同化」，守護自主的話語表達權？